

奥巴马在读哪些书

最近美国各大书店的新书货架上不约而同地陈列着两本两年前就已经出版的书,一本是记者乔纳森·阿爾特的《决定性时刻:罗斯福百日与胜利希望》,另一本是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的《林肯的政治天才》。近几个月来,美国媒体透露这两本书都是奥巴马的枕边书,这使得书籍销量激增。

除了与执政之道有关的书籍之外,奥巴马也喜欢阅读历史传记,看上去他不怎么喜欢读小说。不过作为一名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理所当然地更注重一些对未来的启示而不是对过去的评判。

这位当选总统偏爱一些能够为其治理国家提供经验的书籍。他的顾问透露,竞选期间奥巴马的读物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所著的《不平等的民主》,讲述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中的政治经济。

巴特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是全球化的结果,也不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更不是市场无形力量的操纵带来的,而是共和党执政后出台的种种政策造成的恶果。

《纽约时报》记者乔治·帕克撰文指出,《不平等的民主》非常适合“左派”读者阅读,因为它迎合了奥巴马在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传达的信息。

不过帕克认为,奥巴马的读物中最能反映其罗斯福主义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卡斯·桑斯坦以及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合著的新书《轻推一把:改进关于健康、财富与快乐的决定》。

简言之,桑斯坦和塞勒建议走一条介乎于罗斯福的中央集权制和里根的自由市场主义之间的中间经济路线,这能够帮助(而不是强迫)人们自由行使决定权。桑斯坦和塞勒眼中的奥巴马是一位后党派主义政治家,反教条主义的务实者。

(摘自《经济参考报》)

侯耀华：相声不是耍嘴皮子

今年元旦,侯耀华亮相上海,参加《笑林盛典》直播。接受采访时,他炮轰现在中国相声的现状是“说相声的在工作室里胡写、上台胡说,观众在台下胡听”。

自打有春晚起,相声就是这个年终表演的重头戏,前辈的相声大师也的确说过不少经典段子。可如今的相声却每况愈下,老相声中贴近生活的鲜活成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单纯逗人发笑、耍嘴皮子的表演。相声完全演化成了“一笑而过”的文化快餐。

靠着电视媒体的强大传播效果,相声由一种地方性的曲艺形式一跃成为全国人民比较认可的艺术形式,与小品和歌舞并称为春晚的三大板块。这样的“娇宠”,使得当今的相声工作者越来越懈怠。他们中的很多人汽车开着、洋房住着,根本不需要拼死拼活搞艺术。以前的相声艺人既穷又饿,不管做什么都时时刻刻想着创作,现在是先吃完喝完再回工作室进行创作。到年底在相声里加点当年流行的词语或事件作为噱头便稀里糊涂交了差,结果是观众越来越不爱听,相声自然渐渐衰落。

相声界也不是没有做得好的,像郭德纲的德云社,照样很火。郭德纲为什么火?八个字:针砭时弊,吐故纳新。郭德纲身上的草根精神比同一辈的相声演员要浓得多,其相声一直以小人物的自嘲精神深深吸引着观众。

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用一种放大镜的精神去审视小人物身上的瑕疵,要做到笑中有泪,笑中有思考,这才是当今相声的自救之道。

(摘自《深圳商报》)

去年的12月10日,是郎平的48岁生日。就在这天,她踏上了飞往土耳其的航班。

作为国际排坛的传奇人物,郎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在去年11月底卸任美国女排主教练一职后,郎平迅速与土耳其电信俱乐部签约。对于自己的这次启程,她这么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下一站,咱们去哪里?现在有了答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时值土耳其宰牲节长假,安卡拉的天气开始转冷,然而土耳其电信俱乐部的训练馆内却传出阵阵“砰砰”声。球场内发出的击打排球声和吆喝声,正是节日内坚持训练的排球女将发出的。

在结束训练的当天下午,记者专访了郎平。对于为什么不回国执教,她这样解释——“过去4年我带

美国队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一直是边治疗边工作。奥运结束后,我一直处于一个调整期,暂时还不想担任任何国家队的教练”。

“我想更多地陪伴女儿”

记者:国内有关你辞教美国女排主教练有很多传闻,能谈谈具体的原因吗?

郎平:我去年11下旬与美国国家队结束了4年的合同。实际上在合同结束前我就在考虑之后的去留问题,主要还是考虑到照顾我的女儿。因为如果要续约就又是4年的周期,而美国国家女排队员目前需要新老交替,新的队伍得在科罗拉多训练基地集训,这样我就无法腾出时间陪伴我的女儿了。另外我的身体无法支持长时间的训练,一年内工作一段休息一段的生活更适合我目前的状况。联赛的比赛一年有7个月左右,剩余的就是自己的时间了,我可以更多地陪伴我的女儿。

唱一辈子“对台戏”的人

陈菲菲天生一副好嗓音。这位原厦门对金门有线广播站播音员那亲切、甜美的声音曾经响彻小金门,打动过岛上多少“蒋军弟兄们”的心。两岸开放探亲以后,许多当年驻守金门的“阿兵哥”来到厦门,总想见见这位他们当年的“梦中情人”。1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杨雨文、何端端对陈菲菲的专访。

谈起这些往事、趣事,现已年过七旬的陈菲菲禁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我这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当年,我天天对着他们广播,他们白天听、晚上听,时间长了,当然想见见这个藏在喇叭背后的人到底长得什么样”!

从1955年开始从事对台、对金

门广播的陈菲菲,共做了32年播音员,可谓是唱了一辈子“对台戏”。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陈菲菲对30年前播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记忆尤为深刻:“过去播的大多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和瓦解敌军的内容,可从那一天开始,中央提出要和乎统一祖国。”陈菲菲说,“(我们播音的)称呼也不一样了。在此之前,称对方为‘蒋军官兵弟兄们’,后来改称为‘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亲爱的金门同胞们’。另外,播音的风格、语气也有很大的改变,上级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播音提出8个字的要求,‘清晰、自然、亲切、动听’。原来我们播音比较铿锵有力,后来变得亲切柔和多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让陈菲菲至今

难以忘怀。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来厦门视察。一次,邓大姐偶然听到宾馆一名工作人员仍然称对岸为“敌人”时,便亲切地纠正道,以后你们不要叫他们“敌人”了,应该称台湾同胞。陈菲菲说:“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彻底改变了对对方的认识和看法。在以后的播音中,言语之间也充满着对亲人、对兄弟同胞的那份感情。”

陈菲菲所在的广播站,除了完成日常的播音任务外,有时还担负起特殊的使命。1983年6月5日,金门一架军用飞机失事,两具飞行员的尸体漂到南安石井海域,渔民发现后,将此事一级一级向上报,一直报到当时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那里。邓大姐指示,按传统习

俗,妥善处理尸体,并通过厦门对金门有线广播向对岸广播,以便安排有关交接事宜。陈菲菲所在的广播站接到任务后,立即向金门连续广播了两天。“金门那边听到了广播,真的派船来了。按照我们的要求,他们打着红十字的旗帜,来到了厦门与金门的之间水域,与我方进行交接。”陈菲菲说,“当时,当我方将按传统习俗装殓台湾飞行员遗体的上好棺木移交给对方时,对方工作人员和家属代表非常激动,一再向我方表示万分的感谢。当时正好过端午节,他们带来了金门高粱酒送给我们,我们也向他们赠送了茅台酒和铁观音茶叶等,双方气氛非常友好。”

“我是土耳其第四个外籍教练”

记者:土耳其女排联赛的水平如何?

郎平:土耳其女排联赛近年来水平提高很快,不少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球员都过来了。土耳其联赛本该有12支队伍,但其中一支因为缺乏资金关闭了。剩下11支队伍就是二十轮比赛,此外还有土耳其杯赛,联赛前三可以参加欧洲冠军联赛,所以赛事还是不少的,有时一周要打3场比赛。联赛里目前有3名意大利教练,我是第四个外籍教练。根据传统,联赛里还有明星赛,由外籍球员组成一支队伍挑战国家队,外籍明星队教练由外籍教练担当。根据票选我目前的支持率最高,如果选我带队又会占去我不少时间。

(据《国际先驱导报》)

这件事,当时两岸都没有向外公开,直到第二年香港一家媒体才披露此事,并评论道:这是两岸双方30多年来第一次零距离接触。

(摘自《报刊文摘》)

武学大师叶问的真实人生

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渐渐地,叶问的功夫便名声在外了。

一日,有位老者找到叶问要求“讲手”(比试武艺)。叶问毫不犹豫便应战了。但是这次他使尽浑身解数,均被老者于轻描淡写间一一化解,而叶问竟然连对方的招式也无法看清。叶问沮丧地坐在地上。这时,老者开口问道:“你是‘找钱华’的徒弟吗?”叶问大为吃惊。老者说:“我叫梁壁。”叶问如梦方醒,原来他是师公咏春拳王梁赞的儿子——人称“壁先生”的梁壁。从此,叶问便在香港跟随师叔梁壁继续学习咏春功夫。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壁,回佛山继承祖业。他时常与佛山一带的武术同仁切磋交流,咏春拳技亦臻入化境。

叶问除对咏春功夫有高深的造诣外,还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常用力学原理、几何角度去解释拳法。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继。

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宪兵队遂多次指派高手与叶问比武。这些所谓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那些日本高手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听说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叶问便到外地隐居起来。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才再次回到故乡佛山,在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负除暴安良的工作,曾亲擒劫匪。后又在广州市担任南区巡逻队长一职。

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认识了饭店公会理事长梁相。梁相也是武术爱好者,他拜叶问为师,学习拳法,并请叶问在九龙的饭店公会公开传授。由于求学者众多,叶问再三扩大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时段,到多家武馆执教。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22年,叶问不但在港澳台地区将咏春拳发扬光大,更将咏春种子撒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生前培养出了梁相、李小龙、黄惇梁等一班出色弟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界,叶氏门下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人均可算是叶氏传人。

叶问弟子中最出类拔萃者,当属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最初,由师兄黄惇梁(电视剧《李小龙传奇》里大师兄“忠良”的原型,原为一拳击高手,上叶问武馆“踢馆”被叶问击败后拜入其门下)指导他练习。黄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

奇怪的是,半个月后,李小龙又回来了。经黄惇梁细问才知道,几天前他在外边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得晕了头,情急之下李小龙想起刚学到的咏春“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了对手。李小龙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越洋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奇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不知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

叶问平时举止斯文大方、潇洒倜傥,看不出是武林高手。他不大喜欢说话,连他自己也承认,“口才不大好”,若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几句,他便会感到“口干舌燥”。

除了练武之外,叶问喜欢和三五弟子或好友在茶楼饮茶。此外,偶尔会打几圈麻将。仲夏之时,叶问喜欢看斗蟋蟀,广东的蟋蟀非常勇猛善战,两蟋蟀可以大战数十回合,有的蟋蟀的腿都被打断了,仍然勇猛搏杀。看斗狗是他另一爱好,叶问看斗狗,多是与另一武林高手同去,他就是蛇形刁手梁家芳,他与叶问同乡,可说是至交。

1972年,叶问逝世。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一代宗师。

其子叶准、叶正继承父业,致力于向海外推广咏春拳术。目前,叶准及其弟子在世界60多个国家组织有咏春拳会近3000家。

(摘自《环球人物》作者系咏春门第八代传人侯侠)